

復歸，

1917年慢船到斗湖(Tawau)

尋找蕭水妹II

文字創作計畫

作者 蕭伊伶



復歸，1917 年慢船到斗湖(Tawau)

—尋找蕭水妹 II

文字創作計畫

作者序/蕭伊伶

童年的記憶裡，阿公總像個說書人。他的故事是一扇窗，開向過去的風景。夏日午後，我們坐在陽臺上，他抽著長壽菸，慢條斯理地講起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阿公總像班雅明筆下的說故事的人，話語中滿是細節與情感，讓往事在我們眼前浮現。他經常說起曾祖父在南洋的經歷，那片遙遠又神秘的海域，是他記憶中不斷回望的方向。

2017 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家族史著作《尋找蕭水妹》，試圖透過文獻堆疊尋找曾祖父蕭水妹的足跡。在書中，我詳細記錄他的生平，並製作了相關年表。撰寫《尋找蕭水妹》的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歷史研究的曲折與不確定。這不只是對家族過去的探問，更是一場影像與記憶的重建。我曾花費大量時間在國立臺灣圖書館與臺大圖書館翻查日治時期的資料，試圖拼湊曾祖父的生命軌跡。這些素材對整體敘述至關重要，然而，在眾多文獻中，南洋的經歷仍如一道缺口，始終難以填補。然而，儘管耗費大量心力，仍有一塊無法拼上的碎片。它像一片失落的風景，讓故事始終未竟。這份缺憾，彷彿海洋的深處，既模糊又誘人，召喚著繼續探索。

對我來說，南洋不只是地理空間，它攜帶著家族史的重量。對曾祖父而言，南洋不只是遠方，而是一片充滿機遇與未知的領域。這片海，既是冒險的起點，也是我們與世界連結的象徵。

除了阿公的講述，我的姑婆們也曾憶起一些照片：畫面裡有穿著和服的日本女性，以及當地特有的民情與地景。那些影像曾是我對曾祖父南洋歲月的唯

一視覺印象。可惜，在二戰的戰火中，這批存在於北婆羅洲的照片不幸毀於轟炸與火災，如今只殘存在記憶深處，成了模糊又執拗的影子。

直到 2023 年，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建立了「台灣總督府旅券系統」，為研究開啟新途徑。我鍵入「蕭水妹」三字，一筆出人意料的紀錄映入眼簾——曾祖父遠赴南洋英屬北婆羅洲，也就是今馬來西亞沙巴邦斗湖市的旅券資料，就這樣出現在眼前。那一刻，彷彿一盞燈在心中亮起，使那片消失的風景輪廓漸趨清晰。

透過「台灣總督府旅券系統」，我找到曾祖父的旅券紀錄。它不只是資料，更像一把鑰匙，開啟了一扇沉默已久的門。這份紀錄提供了具體的歷史線索，也讓我重新思考：南洋對他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希望藉由這些檔案，更清晰地拼出家族歷史的輪廓，並讓那些快被遺忘的故事，再次浮現。

1917 年，曾祖父離開台灣，踏上南洋之途。這場旅程象徵著對未知的投身，也是我們家族與世界連結的起點。他的遷徙改變了自身命運，也在家族記憶中留下深刻痕跡。那份面向海洋的姿態，既敬畏又渴望，逐漸內化為我們的文化底色。1917 年對曾祖父而言，是命運的轉捩。他在那年失去了第一任妻子與孩子，於是遠赴他鄉。對他來說，南洋既是傷痛後的逃避，也是另一種開始。只是，那段旅程彷彿從歷史的文本中抹去，只留下片段回音，讓我在重建中不斷徘徊於確信與疑問之間。

面對這樣的缺口，我決定啟動「復歸，1917 年慢船到斗湖（Tawau）—尋找蕭水妹 II」計畫，親自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州的斗湖，尋找曾祖父百年前的足跡。這座赤道邊陲的小城，對他的南洋經歷而言，是關鍵地點。透過實地走訪，我希望重新對齊那些消失的風景，也許能找到些微殘留的影像或記憶痕跡。

計畫前期，我聯繫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馬來西亞校友會與斗湖客家同鄉會。後者成員多為太平天國運動後遷徙而來的基督徒後裔，自十九世紀末起在

沙巴落腳，逐漸與當地融合。他們對地方歷史與族群發展有深刻理解，也可能保有與曾祖父時代相關的資料線索。

田野期間，我在北婆羅洲停留了十天，進行訪談、檔案調查與實地踏查。我訪問當地博物館並尋找仍記得過往故事的長者。這趟田野的最終目標，是將所蒐集的資料整合成一幅更完整的歷史圖像。透過現地踏查，我希望填補過去無從得知的空白，為曾祖父的故事添上更多細節。不只是重建他的歷史，更是一次深入的家族自我尋索。然而，田野調查從來不是一個全然可控的過程，意外的發生正是其知識生成的核心條件。無論是環境的突變、受訪者的臨時沉默，抑或研究者自身位置的動搖，這些偶發事件都迫使研究者不斷調整方法與姿態。這種「意外性」並非田野工作的附帶風險，而是提醒我們，田野知識總是在不確定與偶然中生成，並牽涉倫理抉擇與權力關係的再協商。換言之，意外既暴露了調查的脆弱性，也構成了其不可或缺的生產力。

多年來，我對家族歷史的了解始終零散而斷裂，許多故事只能在心中模糊地重組。另一方面，時間正無情地帶走那些知道歷史的長輩。2025 年 8 月，九十餘歲的姑婆蕭玉雲過世了。她是家族史中唯一仍能清楚講述往事的人，是我在備份檔案中唯一還能直接聆聽的聲音。她的離去，像切斷了最後的線索，使家族口述傳說嘎然而止。這種失落感，讓我更迫切地想透過文字記錄，將那些即將消逝的記憶留下，也為年少時未曾完整理解與傾聽的自己，找回一種延續的可能。

在上一部著作中，家人曾問我，為什麼不能用更淺顯易懂、甚至更抒情的方式來描述家族經歷的苦難。對他們而言，文字的流暢與情感共鳴是一種可理解的期待；然而對我來說，每一次查找檔案、翻閱家族記憶，都伴隨著無數個難以入睡的夜晚。那些夜晚裡，我在歷史的斷裂與空缺中徘徊，感受著祖輩經歷的重量，也面對自己作為後代的情感與倫理責任。文字的簡單，或許會削弱這份歷史的張力與個人情感的真實；而每一次艱難書寫，正是對這段歷史與家族記憶的深切承認。

生於 1971 年的我，童年在戒嚴時期的台灣度過。那時，談及日治時期的歷史幾乎不可能。許多故事只能在私密空間悄悄流傳。記憶裡，我常坐在臺鋁宿舍的陽台上，祖父低聲告訴我那些不應該說的話，戰爭的殘酷、家族的苦難、被迫的選擇。後來，阿公被要求停止傳達訊息，我的世界失去了一扇窗，面對知識的突然中斷，我早早明白，有些故事只能收藏在心底。在 2025 年的台灣，如此的自我審查幾乎難以想像。書寫歷史與家族記憶，既是一種探索，也是一種承擔。而在忠實於檔案的同時，我將童年的記憶、追尋的焦慮、失落與釋然留在文字中，讓歷史與情感交會，延續那些消逝的聲音與心跳。

過去在製作曾祖父的年表時，我遇到三年的空白只透過臆測；而在這本書裡，我終於找到了答案。每一頁檔案落定，都像給我心中的疑問一個回應，也讓我對曾祖父的生命有了完整理解。透過整個檔案追索與生命史重構的過程，我對曾祖父的敬佩日益加深。從童年聽到的模糊傳說，到跨越近十年的檔案追尋，再到確認他在北婆羅洲斗湖的南洋經歷，我逐漸理解了他的勇氣、專業與堅持。他不僅在殖民地農業技術體制與地方行政網絡中擔任關鍵角色，更在面對人生重大轉折與自然災害時展現出堅毅的選擇力。這份敬佩感，使研究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歷史分析，而是一種跨越世代的對話，我藉由檔案與制度脈絡，得以看見他的生命力、智慧與承擔，並在理解歷史的同時，重溫家族的精神與價值。

隨著追尋逐漸平息，我終於放下，帶著敬意與釋然，讓家族記憶在文字中安穩延續。在這趟過程裡，我既是歷史的追尋者，也是家族故事的守門人。曾祖父的南洋旅程，不只是地理上的遠行，我期許自己的寫作，如同沖煮一杯酸甜平衡的咖啡，帶著微微可可香氣，讓檔案不止於論證，而能浮現於敘事之中。

——在此，也謹向日本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事務局筑波產學聯携支援中心研究情報活用促進課相川美由紀小姐致謝，感謝其協助檔案搜尋。感謝斗湖文史工作

者謝修文先生的大力相助、蕭潤貴先生與敖錦榮先生接受訪談，並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鍾淑敏所長的鼓勵，以及旅途中每一位相遇者所帶來的啟發與支持。